

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

主办单位: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

最远的城 最近的爱

□ 胡胡

对西安来说,哈尔滨是个遥远的地方,我从没想到会与她发生交集。可冥冥之中好像前世的约定,缘分到时候就来了。2022年8月6日,女儿收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全家欣喜。捧着红彤彤的邮件袋,我记住了一个地址: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9月17日,我们终于踏上了飞往哈尔滨的航班。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,飞机抵达哈尔滨上空。朝外望去,水网密布,河流蜿蜒,阡陌纵横,沃野千里,风吹稻菽千重浪,日照碧波万点金,一派秋日丰收的喜人景象。

当晚,女儿就迫不及待要去中央大街游玩。夜幕下的哈尔滨灯光璀璨,流光溢彩,景色更加迷人。走在状如一块块面包的花岗岩铺就的中央大街上,踩着这些被时光打磨得油光温润的石头,脚尖触到这条百年老街的厚重。

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马迭尔宾馆、秋林洋行、犹太国民银行、哈尔滨一等邮局、松格利药铺等历史建筑,亲身感受了文艺复兴、巴洛克、折衷主义、新艺术运动等建筑风格的艺术魅力。徜徉在这百年建筑群中,人仿佛置身欧陆,穿行在老电影里。

行至江边,夜色朦胧,江面迷蒙,两岸灯火辉煌,人们沿江漫步,感觉好像到了上海外滩。品尝了地道的马迭尔冰棍和烤红肠,再到东北老菜馆吃吃正宗的锅包肉、杀猪菜、小炒鸡地蘑菇、喝喝哈啤、格瓦斯,那种满足感真是无法言说。

第二天,阳光特别温和明媚,万顷蓝天纯净澄澈,白云悠闲地在头顶漫步,似乎一伸手就能抓住。一路护送女儿到黑大,由于疫情防控要求,我被隔在门外,志愿者推着小推车帮女儿把大大小小一堆行李送进去报到了,一切井然有序。家长们围在这所源自延安的八秩名校门口,一个个翘首以望,目送着渐远的背影,眼里是满满的不舍,久久不愿离去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独自行走在松花江畔、街头

巷尾,慢慢地品味这座城。

说哈尔滨“洋气”,我觉得最能体现她异域风情的,是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各式老教堂。索菲亚教堂,赭红墙面,砖雕精细,拜占庭风格的墨绿色大穹顶和罗马风格的拱券高窗,高耸的俄罗斯帐篷顶,巍峨壮观,富丽堂皇;伊维尔教堂,巴洛克风格,平面呈希腊十字形,红砖白墙,简洁流畅,典雅超俗,与旁边的哈尔滨火车站相映成趣;基督教德国路德会教堂,北欧风格的哥特式建筑,陡峭的尖顶,雕花大门,彩色花窗,在阳光下变幻出神秘的色彩。

哈尔滨,因水而兴,因路而城,水是松花江,路是中东铁路。要感受哈尔滨的历史,必须去看看滨洲铁路桥。此桥全长1027米,钢桁梁结构,用铆钉铆接无一焊缝,1901年建成,2014年停用,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为保护这一珍贵文物,桥面用橡胶覆盖,中间每隔一段铺设抗压玻璃,从中可以透视斑斑铁轨和滔滔江水。松花江特大桥位于老桥东侧,宏伟壮观,气势磅礴。来到这里,好像进入了时空隧道,新旧桥飞架南北,松花江滚滚东去,诉说着哈尔滨的百年沧桑,见证着冰城的历史巨变。

漫步桥上,天高云淡,猎猎江风拂面而过,游艇飞驰,划起一道道白浪,成群的江鸥在空中展翅翱翔。美丽的松花江风平浪静,辽阔壮观,斜阳下波光粼粼,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,是那般的婀娜妩媚。

行至江北,来到太阳岛上,高大的杨柳舒展着柔软的枝条,摇曳多姿,绿荫浓得化不开,好不惬意。林间蹿出一只黑松鼠,拖着长长的尾巴蹦蹦跳跳,一双机灵的黑眼睛不停朝我张望,看我手里没有吃的,有点失望地蹦走了。江水、河汉、湿地、沙滩、公园,彼此相连,浑然一体,恍惚间似乎江在园里流,一会儿又觉得是园在江上漂。

抗联纪念馆,一组大型群雕气贯长虹,11位骑着骏马的将士象征着抗联11支劲旅,生动地展现了抗联在白山黑水间英勇战斗的场景。纪念馆上依次

是杨靖宇、赵尚志、李兆麟、赵一曼、周保中五位抗联名将的浮雕,向人们讲述着抗击日寇、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,肃穆壮观,引人遐思。

水阁云天是一处江南风格的园林,建在太阳湖。小桥流水,亭台楼阁,湖心岛上伫立着一座巨型天鹅雕塑,落日正缓缓地没入江面,园里静悄悄的,让人仿佛置身夕阳西下的江南水乡。来到湖畔听雨廊,一排白色拱形建筑,掩映在幽深的树丛中。我想,烟雨迷蒙时节,静坐廊下听雨,那景致与情调一定不输西湖。廊内屋顶上遍布燕巢,雏燕呢喃,令人称奇。燕子尚未南去,我也正好来了,在此相遇正相宜……

哈尔滨位于松嫩平原,远眺茫茫兴安,松花江水系如凤凰展翅,滋养斯地。西安地处关中平原,南邻巍巍秦岭渭河等“八水绕长安”,自古天府之国。

来哈尔滨,红肠、哈啤、大列巴是标配;在西安,那就是凉皮、冰峰、肉夹馍了。前者富有西餐味儿,后者则是地道中餐。哈尔滨饮食口味重油重酱,西安味道则偏辣偏酸。在哈尔滨,我见过老潼关肉夹馍、陕北羊杂;在西安,酱龙骨、铁锅炖也很常见。

不觉已过一周,我对哈尔滨有了全新的认识,她是绽放在百年轮回里的开放之城、大气之城、时尚之城,正在擘画“七大都市”的宏伟蓝图。我开始关注这里的新闻、天气和交通,研究街巷的走向,琢磨哪家饺子好吃……我好像已经爱上了这座城市。我看到了她迷人的秋景,还没见识她绚烂清凉的夏日和奇幻的冰雪世界,我还要来。

女儿留在了哈尔滨,我的心也就留在了那里。对我来说,这座最远的城将是我最近的爱,情缘才刚刚开始……

作者 | 文学爱好者
西安某公司财务总监



牵念上哈尔滨,开始是一种偶然,后来成了一种必然。

我喜欢文学,几乎遍读了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。在我喜欢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中,出生在哈尔滨的张笑天和萧红就占据了其中两席。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,我看过的《雁鸣湖》《雷北利号》沉浸在印度洋》《开国大典》等电影就是张笑天先生编剧。我也喜欢阅读张笑天先生创作的《刘铭传》《抗美援朝》《靖海大将军》等小说,张笑天先生的作品,始终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,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。后来我在报刊发表的文字中,莫不表达着爱国爱家的情愫。萧红女士的作品,我都读过。《生死场》和《呼兰河传》极具艺术特色,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。读《呼兰河传》,让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萧红女士对呼兰小城的细致描述。“十字街”“东二道街”“西二道街”“小胡同”……这些地理坐标,把我深深带入了小说情境中。

后来,我查阅资料了解到,萧红女士书写的呼兰小城,隶属于如今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我很想到哈尔滨看看,看萧红女士书写并成长过的地方。可是我生活在重庆,离哈尔滨天高地远,一个在祖国的东北,一个在祖国的西南。当时我还小,没有路费远行,父母也不放心年幼的我远行。不过,从那以后,哈尔滨就一直是心中的牵念,我好想去哈尔滨这座祖国最北端的大都市,尽情体验东北大地的风情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考取了天津师范大学,到天津念书。天津离山海关不远,山海关外就是东北大地,而我牵念的哈尔滨,就矗立在东北大地上。来到天津,我离哈尔滨近了许多。我的大学同学之中,就有来自东北三省甚至哈尔滨的同学。老家在哈尔滨宾县的同学老杨(当时是小杨),跟我相处得很好,我们无话不谈互相帮助,可谓是一对“老铁”。

后来我们毕业了。寒窗苦读十几年,参加工作大家都奔着最繁华的、工资最高的地方去。成绩优异的

老杨,被上海一家外企相中,开出的薪资不低。然而老杨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哈尔滨,他说哈尔滨是他的家乡,家乡把他抚育长大,大学毕业他应该反哺家乡,建设哈尔滨。

几年后的2003年,我和老杨在各自上班的地域已经安定下来。在当年冬天,老杨邀请我去哈尔滨玩,哈尔滨既然号称“冰城”,自然在冬天可以看到最美的风景。我接受了老杨的邀请,去了一趟哈尔滨。

时值寒冬,南方都已经寒风刺骨,哈尔滨更是冷得直打哆嗦,然而老杨家中的炕上却是无比温暖,丰盛的东北菜配上老白干,非常对味。那些天,老杨陪我去哈尔滨很多地方,中央大街、索菲亚教堂、大世界商城、太阳岛……老杨要上班,有时候,我会独自在哈尔滨街头游逛,当时没有智能手机,无法地图导航,我免不了要问路。哈尔滨市民很热情,仔细指路,有的市民还会为你带上一段路。我从小喜欢说普通话,也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哈尔滨市民的口音,跟普通话非常接近,交谈起来一点不违和。

这次在哈尔滨玩了好些天,回来后我一直回味不已。而我与老杨的友情,就仿佛是一根线,牵连着身在西南的我与远在东北的哈尔滨。我们经常互通电话,述说各自的生活工作近况,以及各自所在城市的发展变化。

我知道,我还会再去哈尔滨的。只不过,不知道会是什么契机,而契机,有时候那么出人意料。

2019年全国高考成绩出炉,我的儿子竟高分考

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。哈工大是我国理工院校的翘楚,多年来不知道为国家输送了多少优秀人才,比如我国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孙家栋院士、两院院士宋健、两院院士刘永坦等等。儿子能进入这所大学学习,我倍感荣幸。其实,我当年上学时就希望读理工院校,却阴差阳错读了文科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。儿子圆了我的梦,我非常开心。

儿子入学前,我送儿子到哈工大。本来,重庆坐飞机到哈尔滨也就几个小时。但是我多年没到过哈尔滨了,想看看东北广袤的大地,我和儿子选择坐K1064次列车,从重庆直达哈尔滨。虽然旅程时间比较长,却可以沿途观看东北大地的景色,欣赏哈尔滨的迷人风姿和发展变化。

这次旅程,心情是激动的,不仅是激动与哈尔滨的重逢,更是激动于哈尔滨的发展改变。16年过去了,哈尔滨依旧以一流繁华都市的风姿迎接我。除了年龄,老杨依旧没变,还是那么直爽。老杨的儿子比我儿子大两岁,在哈尔滨念大学,已经快要毕业了。

我和老杨约定,儿子毕业时,我一定要再来一次哈尔滨,收获这特别的喜悦。说是收获特别喜悦,其实,更是寻找再次来到哈尔滨的“借口”。谁叫我无比喜欢和牵念哈尔滨呢!

作者 | 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
重庆市源泉农业有限公司员工

我们都爱哈尔滨

□ 李君莉



“来哈尔滨一定要吃锅包肉。”我对老公说。他是外省人,对我们哈尔滨的事不太明白。

“哪家饭店做的锅包肉好吃呢?”我问宾馆的服务员。她是外地来打工的,对此也不甚了解。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。于是我们边走边打听,走了好远,终于找到了一家以“锅包肉”命名的饭店。这家叫“锅包肉”的饭店做的锅包肉,果然名不虚传,让我俩有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锅包肉体验。首先是菜码太大了,满满登登一大盘子。盘子像我小时候那种家里面放暖瓶的大盘子。其次是肉的味道太醇香了。我老公一脸蒙,看着小山似的一堆肉,不知所措。他问老板娘:“怎么这么大的量?”

老板娘来了句,量小,人家不来。这直白、朴实的话语把我俩逗乐了。豪爽、大气正是哈尔滨人的可爱之处。故乡也有很多的美食,但是跟哈尔滨的美食比起来,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海南工作、生活。在海南有很多哈尔滨的“候鸟”。他乡遇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可以聊的话题很多,但是我们谈论更多的还是哈尔滨的美食。只要一讲起哈尔滨的美食大家都津津乐道。今年春天,我在河边偶遇一位老大姐。一听就是黑龙江的口音,一聊是哈尔滨的,顿时倍感亲切。我问道:“今年夏天还回哈尔滨不?”她踌躇了一下,然后坚定地回答:“回去——回去吃蘸酱菜去。”

美丽的哈尔滨不光我喜欢,我身边的海南本地朋友也有好多人喜欢。我的女同事——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黎族姑娘。她有一个哈尔滨的好朋友。一天,她收到朋友寄来的一个顺丰快递。打开白色泡沫保温箱,里面装的东西令我忍俊不禁——哈尔滨红肠、松仁小肚、李子、干豆腐、尖椒、油豆角、毛葱。同事见我发笑就解释:“你们哈尔滨黑土地肥沃,种的菜好吃。”

我的一位市作协的朋友跟我谈到,她去过哈尔滨。在我的印象里,海南本地人是很少出岛的,即便出岛也大多是去附近的省份,比如广东、广西等。所以我感到有点惊讶就问她:“你是工作关系去的吗?”

没想到,她说:“是慕名去的。我可喜欢哈尔滨了,那里的东西好吃,景色也很美丽。索菲亚教堂特别美……”她还说,以后有机会,还要去雪乡。

我说:“你不怕冷吗?”

她说:“不怕。”

可见哈尔滨的魅力有多大。

现在,只要一有机会,我就去哈尔滨玩。在中央大街上漫步,踏着面包石,映入眼帘的马迭尔西餐厅、华梅西餐厅等异国风情的建筑,令我觉得仿佛置身异国他乡。哈尔滨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有着独特文化氛围的城市,每一次与它相会都令我流连忘返,欲罢不能。

离开的时候,大包小包的哈尔滨特产——红肠、大列巴等——空运到海南,恨不能搬走一座城。

但是到今天,对于哈尔滨的一切,我都了解得不够深刻。但即使是浮光掠影的印象,也让我爱得深入骨髓了。像一首歌所唱的,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,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

我多想像一朵白云那样,徜徉在哈尔滨蔚蓝色的天空上,俯览它美丽的大街小巷。我有时也会遗憾——自己为什么没能生在哈尔滨,长在哈尔滨。生长在哪里,并不能由我自己做主。但是我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的日子怎么走。我打算退休后拿出一部分时间到哈尔滨旅居,让自己爱哈尔滨的心得到满足。

作者 | 海南省五指山市作家协会会员
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职员